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石點頭 第十四回 潘文子契合鴛鴦塚

紅葉紅絲說有緣，朱顏綠鬢好相憐。情癡似亦三生債，色種從教兩地牽。

人內不疑真冶葛，聯交先為小潘安。

留將浪蕩風流話，輸與旁人作笑端。

話說自有天地，便有陰陽配合，夫婦五倫之始，此乃正經道理，自不必說。就是納妾置婢，也還古禮所有，亦是常事。

至若愛風月的，秦樓楚館，買笑追歡；壞行止的，桑間濮上，暗約私期。雖然是個邪淫，畢竟還是男女情慾，也未足為怪。

獨好笑有一等人，偏好後廷花的滋味，將男作女，一般樣交歡淫樂，意亂心迷，豈非一件異事。說便是這般說，那男色一道，從來原有這事。讀書人的總題，叫做翰林風月；若各處鄉語，又是不同，北方人叫炒茹茹，南方人叫打篷篷，徽州人叫塌豆腐，江西人叫鑄火盆，寧波人叫善善，龍遊人叫弄苦蔥，慈溪人叫戲嚇蟆，蘇州人叫竭先生。話雖不同，光景則一。至若福建有幾處民家孩子，若生得清秀，十二三歲，便有人下聘。漳州詞訟，十件事倒有九件是為雞奸一事，可不是個大笑話。

如今且說兩個好男色的頭兒，做個人話。當年有個楚共王，酷好男色，有安陵君第一專寵。安陵君顏色雖美，年紀卻已大了，恐怕共王愛衰，請教於江乙。江乙對安陵道：「你可曉得嬖色不敵席，寵臣不敵軒麼？」這兩句文話，安陵怎麼曉得？

江乙解說道：「嬖色就是宮女一般，睡臥的席也未破，皇帝就不喜歡了。寵臣就是你一般人，皇帝賜你的車子不曾壞，也就疏失了。甚言光景不多時也。」安陵君從此愈做出百般丑媚之態。楚共王越加寵愛，至老不衰。還有一個龍陽君，也有美色。

魏王也專好男色，三宮六院，不比得龍陽君的下乘。一日，魏王與龍陽共坐了一隻小舟，名曰青鸞，在宮中海子裡遊戲，見水中金魚，紅的紅似火，白的白如玉。龍陽討過一根釣竿，黏上香噴噴的魚餌，漾下水去。一釣一個，一連釣了十來個，最後來得了一個大魚，龍陽汪汪的哭將起來。魏王大駭，問其緣故。龍陽道：「小臣得了大魚，便要棄卻前邊小魚。大王明日得一個勝似小臣的，自然把小臣遺落。觸物比類，不繇人不哭。」

「魏王笑道：「只要你顏色常存，不愁後來人奪你門戶。」這正是：

重遠豈能漸治鵠，棄前方見泣船魚。

如此說來，方見安陵、龍陽，是男色行中魁首；楚王、魏王，乃男風隊裡都頭。雖然如此，畢竟楚、魏二臣，把安陵、龍陽做個弄臣，並不是有老婆的不要老婆，反去討一房不剃眉、不紮腳、不穿耳的家小。在當時叫做風流，到後來總成笑話。

這人畢竟是誰？原來姓潘名章，字文子，晉陵人氏。其父潘度，結髮身喪。娶妾蕙娘。蕙娘生得容貌端秀，嫁潘度時，年方十九歲。潘度晚年娶他，本為生男育女，不一年間，有了身孕，生了潘章，九分像母，一分像父，所以他的美貌，是在娘胎上帶得來的。鄰里鄉黨見潘章這樣標緻，都說道：「潘老兒若生得這樣一個女兒，不要說選妃子點宮女，他日便是正宮皇后，一定司天台上也照著他。」潘章到五六歲，就正學讀書。到了十二三歲，通曉書義，便會作文。十七歲上，在晉陵也算做是有名的童生。更兼龐兒越發長得白裡放出紅來，真正吹彈得破。

蕙娘且喜兒子讀書，又把他打扮得妖模嬌樣，梳的頭如光似漆，便是蒼蠅停上去，也打腳錯。身上常穿青蓮色直身，裡邊銀紅襖子，白綾背心，大紅褲子，腳上大紅綉紗時樣履鞋，白綾襪子，走到街上，風風流流。分明是善財轉世，金童降生。那些讀書人，都是老渴子，看見潘文子這個標緻人物，個個眼出火，聞香嗅氣，年紀大些的要招他拜從門下，中年的拉去入社會考，富貴的又要請來相資。還有一等中年婦人，有女兒的，巴不得招他做個女婿。有一等少年女子未嫁人的，巴不得招他做個老公。還有和尚道士，巴不得他做個徒弟。還有一等老白賞要勾搭去奉承好男風的大老官。所以人人都道他生得好，便是潘安出世一般，就起一綽號，叫他小潘安。當時有人做一隻掛枝兒，誇獎他道：

少年郎，真個千金難換。這等樣生得好，不枉他姓了潘，小潘安委實的堪欽羨。褪下了紅褲子，露出他白漫漫。雖不是當面的丟番，也好叫他背心兒上去照管。

那知潘文子雖則生得標緻風流，卻是不走邪路，也不輕易與人交往。因此朋友們縱然愛慕，急切不能納交。及至聽見這只曲兒，心中大恨，立志上進，以雪以恥。為這上父母要與他完親，執意不肯。原來潘度從幼聘定甥女，與他為配。這時因妹子身故，不曾生得兒子，單單止有此女，妹子又沒人照管，要倚傍到哥哥身邊，反來催促擇日成親，兩得其便。怎奈潘文子只是不要。其母蕙娘，又再三勸道：「男大當婚，女大須嫁，古之常禮。看你父親，當年無子，不知求了多少神，拜了許多佛，許了多少香願，積了多少陰德，方才生得你這冤家。如今十六七歲，正好及早婚配，生育男女，接紹香煙。你若執性不聚，且莫說絕了潘門後代，萬一你父親三長兩短，枉積下數萬家私，不曾討下一房媳婦，要不被人談笑。」潘文子聽母親說了這話，便對道：「古人三十而娶。我今年方十七，一娶了妻子，便分亂讀書功夫。況今學問未成，不是成房立戶的日子。」

近日聞得龍丘先生設教杭州湖南淨寺，教下生侍有二百三十人，兒子也欲去拜從。母親可對父親說知，發些盤費，往杭州讀書一二年，等才學充足，遇著大比之年，僥倖得中，那時歸來娶妻未遲。今日斷不要提這話。」

蕙娘見潘老是晚年愛子，自小嬌養，諸事隨其心性，並不曾違拗，只得把婚事擱起，反將兒子要遊學的話說與老兒。那潘度本不捨得兒子出門，怎當他啼啼哭哭，要死要活。老兒沒奈何，將出五十兩銀子，與他做盤費。文子嫌少，爭了一百二十兩，又有許多禮物。蕙娘又打疊四季衣服鋪程，並著書箱，教家僮勤學跟隨。買舟往杭州遊學，下了船。那消五日，已到杭州，泊船鬆毛場下。打發船家，喚乘小轎，著兩個腳夫挑了行李，一徑到西湖上尋訪湖南淨寺。那龍丘先生設帳在大雄殿西首一個淨室裡，屋宇寬綽，竹木交映，牆門上有個匾額，翠書粉地，寫著「巢雲館」三字。潘文子已備下門生拜帖，傳將進去。龍丘先生令人請進，文子請先生居中坐下，拜了四拜，送上贄見禮物。龍丘先生就留小飯。當晚權宿一宵，明日另覓僧房寓下。寫起帖子，去拜同門朋友，年長的寫個晚弟，年齒相同稱個小弟，長不多的稱侍教弟。那丘龍先生學徒眾多，四散各僧房作寓，約有幾十處。文子教勤學捧了貼子，處處拜到。次日眾朋友都來答拜，先後俱到，把文子書房中擠得氣不通風，好像送王糧的，一進一出。這些朋友都是少年，又在外遊學，久曠女色。其中還有掛名讀書，專意拐小伙子不三不四的，一見了小潘安這般美貌，個個搖唇吐舌，你張我看，暗暗裡道：「莫非善財童子出現麼？」又有說：「莫非梓童帝君降臨凡世。」又有說：「多分是觀世音菩薩化身。」又有說：「當年祝英台女扮男妝，也曾到杭州講學。莫非就是此人？」也有說：「我們在此，若得這樣朋友同牀合被，就是一世不討老婆，也自甘心。」這班朋友答拜，雖則正經道理，其實個個都懷了一個契兄契弟念頭，也有問：「潘兄所治何經？」也有問：「潘兄仙鄉何外？」也有問：「曾娶令正夫人？」也有問：「尊翁尊堂俱在否？」也有問：「賢昆仲幾人？」也有問：「排行是第一第二？」也有問：「見教尊表尊號，下次卻好稱呼。」也有沒得開口的，把手來一拱，說道：「久仰，久仰！」也有張鬼熱極相知的道：「我輩幸與老兄同學，有緣，有緣！」你一聲，我一句，把潘文子接待得一個不耐煩，就是勤學在旁邊送茶，卻似酒店上賣貨，擔送不來。還好笑這班朋友兩隻眼谷碌碌的看著他面龐，並不轉睛。談了半日，方才別去。文子依了先生學規，三六九作文，二五八講書，每夜讀到三更方睡。

果然是：

朝耕二典，夜禱三謨。堯舜禹湯文共武，總不出一卷尚書。

冠婚喪祭與威儀，盡載在百篇禮記。亂臣賊子，從天王記月開書，只定春秋。才子佳人，自關雎好逑以來，莫非鄭衛。先天開一畫，分了元亨利貞。隨樂定音聲，不亂宮商角徵。方知有益須開卷，不信消閒是讀書。

按下潘文子從龍丘先生門下讀書不題。卻說長沙府湘潭縣有一秀士，姓王名仲先，其父王善聞，原是鄉里人家，有田有地。生有二子，長子名喚伯遠，完婚之後，即替父親掌管田事。

仲先卻生得清秀聰明，自小會讀書。王善聞對媽媽宋氏道：「兩個兒子，大的教他管家，第二個體貌生得好，抑且又資質聰明，可以讀書。我家世代雖是種田，卻世代是個善門積陰德的。」

若仲先兒子讀書得成，改換門庭，榮親耀祖，不枉了我祖宗的行善，教湘潭人曉得田戶莊家也出個兒子做官，可不是教學好人的做個榜樣？」宋氏道：「大的種田，小的讀書。這方是耕讀之家。」從此王善聞決意教仲先讀書，雖聘下前村張三老的女兒為配，卻不肯與他做親，要兒子登了科甲，紗帽圓領親迎。

為此仲先年已一十九，尚未曾洞房花燭。這老兒又道：「家中冗雜，向山中尋幽靜處，做個書室。」仲先果然閉戶苦讀，手不釋卷。從來讀書人乾了正經功課，餘下功夫，或是摹臨法帖，或學畫些枯木竹石，或學做些詩詞，極不聰明的，也要看閒書雜劇。一日，仲先看到麗情集上，有四句說話云：

淇水上宮，不知有幾；分桃斷袖，亦復云多。

那淇水上宮，乃男女野合故事，與桑間濮上，文義相同。

這分桃斷袖，卻是好男色的故事。當初有個國君偏好男風。一日，倖臣正吃桃子，國君卻向他手內奪過這個咬殘桃子來吃，覺得王母瑤池會上蟠桃，也沒這樣的滋味，故叫作分桃。又有一日，白晝裡淫樂了一番，雙雙同睡。國君先醒欲起，衣袖被倖臣壓住，恐怕驚醒了，低低喚內侍取過剪刀，剪斷衣袖而起。

少頃倖臣醒來知得，感國君寵愛，就留這個袖做個表記，故叫做斷袖。仲先看到此處，不覺春興勃然，心裡想道：「淇水上宮，乃是男女會合之詩。這偷婦人極損陰德。分桃斷袖，卻不傷天理。況我今年方十九，未知人道，父親要我成名之後，方許做親。從來前程暗漆，巴到幾時，成名上進，方有做親的日子。偷婦人既怕損了陰鷲，鬪小娘又鄉城遠隔，就鬪一兩夜，也未得其趣。不若尋他一個親親熱熱的小朋友，做個契兄契弟，可以常久相處，也免得今日的寂寞。說便是這等說，卻怎得這般湊巧，就有個知音標緻小官到手？」心上想了又想，這書也不用心讀了。

其年湘潭縣考試，仲先空受一日辛苦，不曾考得個名字，歎口氣道：

不願文章高天下，只願文章中試官。

方在家中納悶，不想張三老卻來拜望他父親。仲先劈面撞見，躲避不及，只得迎住施禮，一來是新丈人，二來因考試無名，心上惶恐。三老再三寒溫。仲先漲得一個面皮通紅，口裡或吞或吐，不曾答應一句。話猶未了，王善聞出來相見，陪著笑說道：「張親家，今日來還是我，還是問小兒考試的事？」張三老道：「學生正有一句話，要對親家說。我湘潭縣雖則是上映星宿，卻古來熊繹之國，文教不通。親家苦苦要令郎讀書，又限他功名成就，方許成婚。功名固是小事，婚姻卻也不小。今小女年方二九，既已長成，若為了功名，遲誤了婚姻，為了婚姻，又怕延誤了功名。親家高見，有何指教？」王善聞想了一想，對張三老道：「我本莊戶人家，並無讀書傳授。今看起來，兒子的文學，一定是不濟，不如廢了書卷，完了婚姻，省得親家把兒女事牽掛在心。」張三老道：「讀書是上等道路，怎好廢得，也不可辜負了親家盛心。我學生到有兩便之策：聞得龍丘先生設教在杭州湖南淨寺，四方學者，多去相從，他的門人，遇了試期，必有高中的，想真是有些來歷啟發。為今之計，莫若備辦盤川，著令郎到杭州去，相從讀書，待他學問成就，好歹去考試一番。成得名不消說起，連小女也有光輝。若依舊沒效驗，親家也有了這念頭，完就兒女之事，卻不致兩下耽誤。」王善聞聽了此言，不勝之喜。當日送別了張三老，即打點盤費，收拾行裝，令家童牛兒，跟隨仲先到杭州從學。只因張三老這一著算計，有分教：

少年即在巢館結了一對雄鴛，青春女到羅浮山配著一雙雌鳳。

王仲先帶了牛兒，從長沙搭了下水船隻，直到澗州換船，來到杭州湖南淨雲寺。一般修贖禮，寫名帖，參拜了龍丘先生。

遍拜同窗諸友，尋覓書房作寓。原來龍丘先生名望高遠，四方來的生徒眾多，僧房甚少，房價增貴。因些一間房，都有三四個朋友合住，惟有潘文子獨住一房，不肯與人作伴。王仲先到此，再沒有別個空處。眾朋友俱以潘文子一人一室，且平日清奇古怪，遂故意送仲先到他房裡來，說道：「王兄到此，諸友房中都滿，沒有空處，惟潘兄獨自一房，盡可相容，這卻推托不得。」說便如此說，只道他不肯。那知一緣一會，文子見了王仲先，一見如故，歡然相接，便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同住何妨？日用器皿，一應俱全，吾兄不消買得，但只置一榻便了。」仲先初見文子這個人物，已經魂飛，懷下欺心念頭，惟恐不肯應承。及見慨然允諾，喜之不勝，拱手道：「承兄高雅，只是吵擾不當。」即教牛兒去發行行李來此。眾友不道文子一諾無辭，一發不忿。畢竟按牛頭吃不得草，無可奈何。這才是：

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且說王、潘兩人，日則各坐，夜則各寢，情孚意契，如同兄弟。然畢竟讀書君子，還有些體面，雖則王仲先有心要勾搭潘文子，見他文質彬彬，言笑不苟，無門可入。這段私情，口裡說不出，只好心上空思空想，外邊依舊假道學，談些古今。

相處了半年，彼此恭恭敬敬，無處起個話頭。一日，同在館中會講，講到哀公問政一章。講完了，龍丘先生對眾學徒道：「中庸一部，惟這章書中，有三達德，五達道，乃是教化根本，須要細心體會。」當下眾人散去，仲先、文子獨後，又向先生問了些疑義。返寓時，天色已暮，點起燈，又觀了一回書，方才就寢。睡不多時，仲先叫道：「潘兄睡著了麼？」文子道：「還在此尋想中庸道理。」仲先道：「小弟也在這裡尋想。」其實王仲先並不想甚麼書義，只因文子應了這句，便接口問他道：「夫婦也，朋友之交也，這兩句是一個意思，是兩個意思？」文子道：「夫婦是夫唱婦隨，朋友是切磋琢磨，還是兩個意思。」仲先笑道：「這書旨兄長還未看得透，畢竟是一個意思。」文子道：「夫婦朋友，迥然兩截，如何合得一個意思？」仲先道：「若夫婦箴規相勸，就是好朋友；朋友如膠如漆，就是好夫好妻，豈非一個意思麼？」文子聽了，明知王仲先有意試探，因回言道：「讀書當體會聖賢旨趣，如何發此邪說？」仲先道：「小弟一時狂言，兄勿見罪。」口裡便說，心裡卻熱癢不過，准准癡想了兩個更次，方才睡去。

一日，正遇深秋天氣，夜間衾枕生涼，王仲先睡不著，歎了一口氣。潘文子道：「兄有何心事？」王仲先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小弟聘室多年了，因家父決要成名之後，方得完娶。又道湘潭地方，從來沒有文學的師父，所以令小弟到杭州遊學。到了此處，雖得先生這般教訓，又蒙老兄這樣抬舉，哪知心裡散亂，學問反覺荒疏，料難有出頭日子，成不得功名，可不枉耽誤了妻子，所以愁歎。」文子道：「一向未曾問得，卻不知老兄也還未娶，正與小弟一般。」仲先道：「原來兄長也未曾舉婚，還是未有佳偶，還是聘過未婚？」文子道：「已有所聘，倒是小弟自家不肯婚配。恐怕有了妻子，不能專心讀書。若老兄令尊主意，怪不得有此愁歎。」仲先道：「老兄有此志向，非小弟所能及也。然據小弟看起來，人生貴適意耳，何必功名方以為快！古人云：情之所鍾。正是吾輩。當此少年行樂之秋，反為黑暗功名所扼。倘終身蹭蹬，豈不兩相耽誤？縱使成名，或當遲暮之年，然已錯過前半世這段樂境，也是可惜。假如當此深秋永夜，幸得與兄作伴閒談，還可消遣。若使孤館獨眠，寒衾寂寞，這樣淒涼情況，好不難過！」文子笑道：「我只道兄是悲秋，卻原來倒是傷春。既恁地，何不星夜回府成親，今冬盡好受用。」仲先道：「遠水救不得近火。須是目前得這樣一個可意種，來慰我饑渴方好。」文子道：「若論目前，除非到妓家去暫時釋興。」仲先道：「小弟平生極重情之一字，那花柳中最是薄情，又小弟所不喜。」文子道：「青樓薄倖，自不必說，即夫婦但有恩義，而不可言情。若論情之一字，一發是難題目了。」仲先又歎口氣道：「兄之此言，真可謂深於情也者。」遂嘿然而睡。

到了次日，仲先生心一計，向文子道：「夜來被兄一言，撥動歸思，只得要還家矣。但與兄相處數月，情如骨肉，不忍忽然相別。且兄銳志功名，必當大發，恐異日雲泥相隔，便不能像今日情誼，意欲仰攀，盟結兄弟，患難相扶，貴賤不忘，未知吾兄肯

俯從否？」文子欣然道：「此弟之至願，敢不如命！」但弟至此處，同門雖眾，惟與兄情投意合，正欲相資教益。不道一旦言別，情何以堪！」仲先道：「弟暫歸兩三月，便當復來。」當下兩人八拜為交，仲先年長為兄，文子年小為弟。仲先將出銀兩，買辦酒肴，兩人對酌，直至夜深方止，彼此各已半酣。仲先原多買下酒，賞這兩個家僮，都吃個爛醉，先自去睡了。仲先對文子道：「向來止與賢弟聯牀，從未抵足。今晚同榻如何？」文子酒醉忘懷，便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解衣就寢。文子欲要各被。仲先道：「既同榻，何又要各被耶？」文子也就聽了，遂合被而臥。文子靠著牀裡，側身向外，放下頭就合眼打鼾。仲先留心，未便睡去，伸手到他腿上扶摩。文子驚醒，說道：「二哥如何不睡，反來攪人。」仲先道：「與賢弟說句要緊話。」文子道：「有話明日講。」仲先道：「此話不是明日講的。」文子問：「甚話如此要緊？」仲先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自會賢弟以來，日夕愛慕丰標，欲求締結肺腑之誼，誠恐唐突，未敢啟齒。前日膠漆朋友，即是夫妻之語，實是有為而發。望賢弟矜憐愚兄一點愛慕至情，曲賜容納。」一頭說，一頭便坐起來摟抱文子。文子推住，也坐起道：「二哥，我與你道義之交，如何懷此邪念？莫說眾朋友知得，在背後談議，就是兩家家僮，並和尚們知覺，也做了話靶。這個決使不得。」

仲先此時神魂狂蕩，那裡肯聽，說道：「你我日常親密，人都知道，那裡便疑惑在此？縱或談議，也做不聽見便了。」雙手亂來扯拽。文子將一閃，跳下地來，將衣服穿起來，說道：

「我雖不才，尚要圖個出身。若今日與你做此無恥之事，後日倘有寸進，回想到此，可不羞死！」仲先也下牀來，笑道：「讀書人果然一團腐氣。昔日彌子瑕見愛於衛靈公，董賢專寵於漢哀帝，這兩個通是戴紗帽的，全然不以為恥，何況你我未成名，年紀才得十五六七，只算做兒戲，有什麼羞？你若再不從時，只得磕頭哀求了。」說罷，撲的雙膝跪下，如搗蒜一般，磕一個不止。文子又好笑，又好惱，說道：「二哥怎地恁般沒正經，想是真個醉了，還不起來！」仲先道：「若不許我，就磕到來年，也不起身。」文子道：「二哥你即日回去娶妻，自有于飛之樂，何苦要喪我的廉恥？」仲先道：「賢弟如肯俯就，終身不娶，亦所甘心。」文子道：「這樣話只好哄三歲孩子，如何哄得我過？」仲先道：「你若不信，我就設個誓吧！」推開窗子，對天跪下，磕了兩個頭，祝道：「皇天在上，如王仲先與潘文子定交之後，若又婚配妻子，山行當為虎食，舟行定喂魚鯨。或遭天殛，身不能歸土；或遇兵戈，碎屍萬段。如王仲先立誓之後，潘文子仍復推阻，亦遭此惡報。」文子道：「呸！你自發誓，與我何干，也牽扯在內。」仲先跳起來，便去勾住文子道：「我設了這個誓願，難道你還要推托不成？」大凡事最當不過歪廝纏。一個極正氣的潘文子，卻被王仲先苦苦哀求，又做出許多醜態，把鐵一般硬的心腸，化作綿一般軟，說道：「人非鐵石，兄既為我情願不娶，我若堅執不從，亦非人情也。慎厥終，惟其始，須擇個好日子，治些酒席，權當合歡筵宴，那時方諧繾綣。」仲先笑道：「不消賢弟費心，阿兄預先選定今日，是會親友結婚姻的天喜上吉期。日間與賢弟八拜為交，如今成就良緣，會親結婚，都已應驗，更沒有好是今日。適來小酌，原是合疊懷的筵席，但到後日做三朝便了。」文子笑道：「原來你使這般欺心遠計，我卻愚昧，落在套中。」仲先道：「我居楚，你居吳，會合於越，此皆天意，豈出人謀？」說罷，二人就同牀而臥。自此之後，把讀書上進之念盡灰，日則同坐，夜則同眠，比向日光景，大不相同。他兩個全不覺得，被人看出了破綻，這班同窗朋友，俱懷妒意，編出一隻掛枝兒來，唱道：

王仲先，你真是天生的造化。這一個小朋友似玉如花，沒來由被你牽纏下。他夜裡陪伴著你，你日裡還饒不過他，好一對不生產的夫妻也，辨什麼真和假。

王仲先、潘文子初時聽見，雖覺沒趣，還老著臉只做不知。

到後來眾友當面譏諷，做鬼臉，連兩個家僮也看不過許多肉麻，在背後議論沒體面。只落得本房和尚，眼紅心熱，乾咽涎唾。兩人看看存身不住。那知這只掛枝兒，吹入了龍丘先生耳中，訪問眾學徒，此事是真是假，眾學生把這些影響光景，一五一十說知。先生大怒，喚過二人，大罵了一頓沒廉恥，逐他回去，不許潛住於此，玷辱門牆。王仲先還有是可，獨羞得潘文子沒處藏身，面上分明削脫了幾層皮肉，此時地上右有一個孔兒，便鑽了下去。正是：

饒君掏盡錢塘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

王仲先、潘文子既為先生所逐，只得同回寓中。這些朋友，曉得先生逐退，故意來探問。文子叮嚀了和尚，只回說不在。

文子跌足恨道：「通是這班嚼舌根的，弄嘴弄舌，挑鬥先生，將我們羞辱這場。如今還是怎地處？」仲先道：「此處斷然住不得了。我想賢家中，離此不遠，不若同到府上，尋個幽僻所在，相資讀書，倒也是一策。」文子道：「使不得，兩個家僮盡曉得這些光景，回去定然報與父母知道。或者再傳說於外，教小弟何顏見人！我想那功名富貴，總是浮雲，況且渺茫難求。」

今兄既為我不娶，我又羞歸故鄉，不若尋個深山窮谷，隱避塵囂，逍遙物外，以畢此生。設或飲食不繼，一同尋個自盡，做個生死之交，何如？」仲先大喜道：「若是如此，生平志願足矣。只是往何處去好？」文子道：「向日有個羅浮山老僧至此，說永嘉山水絕妙，羅浮山隔絕東甌江外，是個神仙世界，海外丹台。我曾與老僧說，異日我至永嘉，當來相訪。老僧欣然領諾，說來時但問般若廟無礙和尚，人都曉得。當時原是戲言，如今想起，這所在盡好避世，且有此熟人，可以倚傍。」計議已定，將平日所穿華麗衣服、鋪程之類，盡都變賣，制辦了兩套布衣，並著粗布鋪蓋，整備停當。仲先、文子先打發勤學、牛兒，各齎書回家，辭絕父母，教妻子自去轉嫁。然後打疊行裝，別了主僧，渡過錢塘江，從富陽永康一路，先到處州，後至永嘉，出了雙門，繇江心寺口渡船，徑往羅浮山，訪問般若庵無礙和尚。

原來這老和尚，兩月前已回首去了。師弟無障，見說是老和尚相和，便留在庵中。文子就央他尋覓個住處，湊巧山下有三間房屋，連著十數畝田，許多山地，一齊要賣。文子與仲先商議，田為可以膳生，山地可以做墳墓，餘下砍柴供用，一舉兩得。遂將五十金買了這三間房屋，正中間是客坐，左一間為臥室，右一間是廚灶，不用僕人，兩個自家炊爨，終日吟風弄月，遣興調情。隨又造起墳墓，打下兩個生墳，就教佃戶兼做墳丁。不過月間，事事完備。可惜一對少年子弟，為著後庭花的恩愛，棄了父母，退了妻子，卻到空山中，做這收成結果的勾當。豈非天地間大罪人，人類中大異事，古今來大笑話！詩云：

從來兒女說深情，幾見雙雄訂死盟。

忍絕天倫同草腐，倚閭人尚望歸旌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勤學、牛兒兩個僕人，奉了主人之命，各齎書回家。牛兒本是村莊蠢人，連夜搭船去了。勤學卻是乖巧精細，曉得被龍丘先生斥逐這段情由，卻又不想回家，傾倒將衣服變賣。制辦布衣，像要遠去的模樣。正不知要往何處，心裡躊躇道：「須暗隨他去，看個著落，方好歸家。」因此悄悄地叮嚀了和尚，別了牛兒，潛住在寺裡。又想起身上雖平日刻剝了些銀錢，往來盤川不夠，就把幾件衣服，賣與香公湊用。等到文子、仲先起身過江，勤學遠遠隨在後面，下在別只渡船，一路不問水陸，緊緊跟定，直至羅浮山下，打聽兩個買下住處，方才轉身，連夜趕到家中。不想半月前，潘度與文子丈母，都是疫病身亡。其母蕙娘，因媳婦年紀已長，又無弟兄親族，孤身獨自，急急收拾來家，使人到杭州喚兒子回來支持喪事，要乘凶做親。僕人往回十來日，回報：「一月以前，和著同讀書襄陽姓王的，不知去向。」急得個蕙娘分外悲傷，終日在啼啼哭哭。正沒做理會，恰好勤學到家，只道喜從天降，及至拆書一看，卻是辭絕父母，棄家學道，教妻子轉嫁的話語。蕙娘又氣又苦，叫地呼天的號哭了一回，方才細問勤學的緣故。勤學在主母面上，不好說得小官人許多醜態，只說起初幾個月著實用功讀書，後來都被襄陽姓王這個天殺的引誘壞了，被先生一場發作，然後起了這個念頭，徑到羅浮山居住。並說自己暗地隨去，看了下落，方才回轉許多話，一一盡言。蕙娘聽罷，咬牙切齒，把王仲先千萬萬副的咒罵一場。心裡沒個主意，請過幾位親戚商議，要去尋他歸家。又說：「這樣不成器的東西，便依他教媳婦轉嫁人去，我也削髮為尼，倒也乾淨。」內中有老成的說道：「不消性急，學生子家，吃飯還不知饑飽，修什麼道，再過幾時，手內東西用完了，口內沒有飯吃，少不得望著家裡一溜煙跑來。如今在正高興之時，便去接他，也未必肯來，白白折了盤川。」蕙娘見說得有理，安心等他自歸不題。且說牛兒一路水宿風餐，不辭勞苦，非止一日，到了湘潭家裡，取出書來，遞與

家主。王善聞未及開看，先問牛兒：「二哥這一向好嗎？」牛兒道：「不但二哥好，連別人也著實快活。」善聞道：「這怎地說？」牛兒將勾搭文子的事，絮絮叨叨，學一個不止。善聞歎口氣道：「都是張三老斷送了這個兒子也。」拆開書來看時，上寫道：

男仲先百拜：自別父母大人，來至杭州，無奈天性庸愚，學業終無成就。今已結拜窗友潘文子，遍訪中山勝景，學道修仙。父母年老，自有長兄奉侍，男不肖是可放心，父母亦不必以男為念。所聘張氏，聽憑早早改嫁，勿得錯過青春。外書一封，奉達張三老來，乞即致之。

學道男仲先頓首百

善聞看罷，頓足叫苦。驚動媽媽，問了這個消息，哭倒在地，說道：「好端端住在家裡，通是張三老說什麼龍丘先生，弄出這個話靶。如今不知在那個天涯海角，好歹這幾根嫩骨頭，斷送他州外府了。」善聞即叫牛兒，去請張三老，把書與他看了。你怨我，我怨你，哭哭啼啼，沒個主意。長子伯達走過來勸道：「自是兄弟不長進，勿得歸怨張三老。倘張親家令愛肯轉嫁，不消說道，若還立志不從，父親只得同著張親家，載了媳婦，尋到潘家，要在他們身上尋這不肖子，那時把媳婦交會與他，看走到那裡去。」張三老連聲稱是。作別歸家，與女兒說知，討個肯嫁不肯嫁的口語。女兒害羞，背轉身來，不答應。張三老道：「這事關係你終身，肯與不肯，明白說出，莫要愛口識羞，兩相耽誤。」女兒被逼不過，方才開口，低低說道：「我女子家也不曉得甚麼大道理，嘗聞說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嫁二夫，女兒只守著這個話，此外都不願聞。」張三老道：「恁樣不消說起，明日即去與王親家商量，同往尋王二哥便了。」女兒道：「王郎不歸，孩兒情願苦守。若說遠去跟尋，萬無此理，恐傳說出去了，被人恥笑。」張三老道：「守不守由得你，去不去卻要由我。倘若王郎不歸，你的終身，父母養不了，公姑養不了，將如之何！縱然有人恥笑，也說不得了。」

「女兒便不敢言，垂淚而已。」

到次日，張三老來與王善聞說知，即日準備盤纏行李，央埠頭擇便船寫了一個穩便艙口，張三老叫女兒收拾下船。這女子無可奈何，只得從著你父命。王善聞原帶著牛兒同去，翁媳反在舟中見禮，倒是一件新聞。從襄陽開船，一路下水，那消二十日，已至京口換船，一日便到晉陵。王善聞同牛兒先上岸訪問了潘文子家裡，然後同張三老引著媳婦，並行李一齊到他家裡。蕙娘驚地見三個別處人領個女子進來，正不知甚麼緣故，吃這一驚大小。及至問時，襄陽鄉里人聲口，一句也聽不出。

恰好勤學從外邊人來，認得牛兒，方才明白是王仲先父親、丈人、妻子，與他愛要兒子，鬧攘攘亂做一屋。文子媳婦在裡邊聽得，奔出來觀看，見了張三老女兒，兩個各道個萬福。問道：

「你們是哪裡，為甚事到此喧鬧？」張三老上前作個揖，打起官話，說出許多緣故。蕙娘問王善聞道：「你我總是陌路相逢，水米無交。你兒子與我不肖子流落在外，說起來，你兒子年長，明明是引誘我不肖子為非，我不埋怨你就罷了，你反來問我要人，可有這理麼？如今現住在甚麼水嘉羅浮山，你們何不到彼處去尋覓？若並我這不肖子領得歸來，情願拜你兩拜。」張三老只管點頭道：「說得是。既有著落所在，便易處了。」又問道：「潘大嫂，此位小娘子是甚人？」蕙娘道：「這便是不肖子的妻子，尚未成婚。」張三老道：「原來令郎也還不曾完姻。據老夫愚見，令郎既同小婿皆在羅浮山中，潘大嫂又無第二位令鄰，何不領著令媳婦，同我們一齊到那裡，好歹交還他兩個媳婦，完了我們父母之情。他兩個存住不得，自然只得回家了。」

此計可好麼？」蕙娘聽了，說道：「這也有理。」遂留住在家，王善聞、張三老於外廂管待，三老女兒，款留於內室。一是可待婚的媳婦，一個是未嫁的女兒，年紀彷彿，情境又同，因此兩下甚是相得。當晚同房各榻，說了一夜的話。只是鄉音各別，彼此不能盡懂。

次日，蕙娘收拾上路，自己有個嫡親哥嫂，央來看管家裡，姑媳兩人，又帶一個服侍的婆娘，連勤學也是四人。喚了兩個船隻，男女分開，各坐一船，直至杭州過江。水陸勞苦，自不消說起。非止一日，來到羅浮山。不道王仲先與潘文子，樂極悲生，自從打了生壙之後，一齊隨得異症，或歌或唱，或笑或啼，有時登山狂嘯，有時入般若庵與無礙和尚講說佛法，論摩登迦的因果，似癡非癡，似顛非顛，給了十數日飲食。一日，忽地請過無礙和尚，將田房都送與庵中，所有衣資，亦盡交與，央他照管身後墓墳之事。老和尚只道他癡顛亂話，暫時應允。

那知是晚雙雙同逝。正是：

不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，

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。

明日無礙和尚來看時，果然並故，故是面目如生，即叫人買辦香燭紙馬蔬菜之類，各靜室請了幾眾僧人，擇於次日誦經盛殮。這里正做送終功果，恰好勤學引著蕙娘、王善聞一干人來到，見滿室僧眾，燈燭輝煌。問說是二子前夜已死。那時哭倒了王善聞，號殺了蕙娘。張三老從旁也哭著女婿，只有兩個未婚的媳婦，背著臉暗暗流淚。盛殮已畢，即便埋葬。

且說張氏女子，暗自思想：「迫於父命，來此尋夫，已非正理。若是同歸，也還罷了，但如今一場虛話，豈不笑破人口。」

況且去後日長，父親所言，父親養不了，公姑養不了，到後沒有終局。不如今日一死，倒得乾淨，也省得人談議。」定了主意，等至夜深，人盡熟睡，悄悄地起來，懸樑高掛。直至天明，方才曉得，把個張三老哭得個天暗地，道是自己起這議頭，害了女兒，懊悔不盡。王善聞、蕙娘俱覺慘然，勉強勸住了，收拾買棺殮殮。誰知文子的媳婦，也動了個念頭，想道：「一樣至此尋夫，他卻有志氣，情願相從於地下。我若面顏苟活，一生一死，豈不被人議論！紅顏薄命，自古皆然。與其碌碌偷生，何若烈烈一死。」到夜半時候，尋條繩子，也自縊而死。蕙娘知覺了，急起救時，已是氣絕。這番哭泣，更自慘切，引動張三老、王善聞，一齊悲慟。哭兒哭媳哭婿，振天地動，也辨別不清。驚動羅浮山下幾處村落人家，並著山中各靜室的和尚，都來探問，無不稱歎是件異事。又買具棺材，一齊盛殮。又請無礙和尚為主，做個水陸道場超度，附葬於王仲先、潘文子墓下。又送數十金與無礙，托他挑土增泥，栽鬆種樹。諸事停當，收拾起身，又向墓前大哭一場，辭別還鄉。

後人見二女墓上，各挺孤松，亭亭峙立，那仲先、文於墓中，生出連理大木，勢若合抱，常有比翼鳥棲在樹上。那比翼鳥同聲相應而歌，歌道：

比翼鳥，各有妻，有妻不相識，墓旁青草徒離離。比翼鳥，有父母，父母不能顧，墓旁青草如行路。比翼鳥，各有家，有家不復返，墓旁青草空年華。

至此羅浮山中，相傳有個鴛鴦塚、比翼鳥，乃王仲先、潘文子故事也。詩云：

比翼何堪一對雄，朝朝暮暮泣西風。